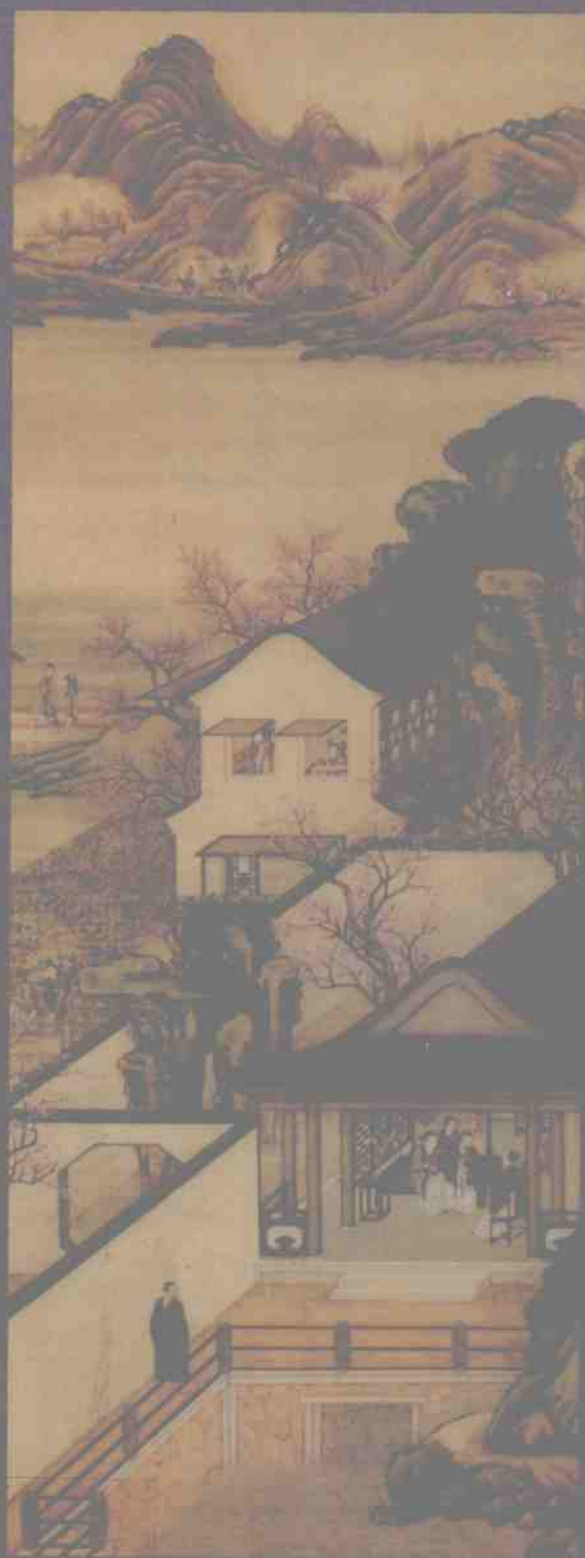


中國私家藏書

丁巳題



中國私家藏書

主編 末陽



中國私家藏書·卷十六

花案奇聞
天豹圖
玉支玃
五色石
飛花艷想
青樓夢

- 《花案奇闻》 清·龔庵主人 著 清刊本 (10979)

清代中篇小说,叙余丽卿姻缘事。语句清畅,情节动人。

民国·陈布雷藏书

- 《天豹图》 清·佚名 著 清刊本 (11057)

清代小说。十二卷四十回。书无撰人,嘉庆年间刊本。还有萃英书局石印本,改题《绣像剑侠飞仙天豹图》,六卷四十回。

- 《玉支玏》 清·佚名 著 清刊本 (11229)

清代长篇小说,又名《双英记》、《方正合传》,四卷二十回,旧题“天花藏主人述”,“步月主人订”。书叙书生长孙肖与青眉的婚姻故事。清代华文堂刊本。

- 《五色石》 清·徐述夔 撰 清刊本 (11335)

清代短篇小说集,徐述夔撰。自署五色石主人,笔炼阁主人,以寓愤世嫉俗之意。书分八卷,卷演一故事。前四卷又以《遍地金》书名单行,后四卷也以《补天石》书名单行。清代刻本较多。

- 《飞花艳想》 清·刘璋 著 清刊本 (11457)

清代长篇小说,又名《梦花想》、《鸳鸯影》、《幻中春》等。书叙柳友梅与梅如玉、雪瑞云爱情婚姻故事。有道光二年刊本。

现代·郭沫若藏书

- 《青楼梦》 清·俞达 著 清刊本 (11543)

长篇小说,又名《绮红外史》,六十四回,原题“菱峰慕真山人著”、“梁溪潇湘侍者评”,书叙吴中才子金挹香,与三十六美貌妓女朝夕相处、感情缠绵的故事。郭沫若藏书为光绪十四年文魁堂刊本。

目 录

第一回	新倾盖风流出阵	(10985)
第二回	误寻芳花煞勾娇	(10991)
第三回	女生员棘闱对策	(10997)
第四回	乔御史琼宴辞魂	(11003)
第五回	驾薰风背地兴波	(11010)
第六回	饱斋僧当堂独桌	(11016)
第七回	母夜叉诉逢马扁	(11021)
第八回	老驿丞命弃流妖	(11028)
第九回	挈相思月舫偷泛	(11033)
第十回	凭好梦鬼窟全生	(11038)
第十一回	陡题名喜联待诏	(11043)
第十二回	三合卷各凑奇缘	(11049)

第一回 新倾盖风流出阵

诗曰：

名流应不愧清时，为唱新文第一枝。

耻把盟心循故事，誓从刎颈结相思。

片言投契非关酒，千里闻声岂为诗。

但得情深坚似石，天南海北总如痴。

可恨这一片清白世界，却被一班儿险媚的恶朋，弄得不上不下，不干不净，以致血性男子看不上这些合污陋态，没奈何只得闭门吊影，离群长叹而已。人又道他孤孤零零，满肚皮不合时宜，于朋友面上何其冰炭。不知别有一种深情，未可为一二俗人道也。却是为何？只因世人不曾解得朋友二字明白，故此只晓得一味奔趋势利而已。

你道那些献谀阿好的，好象什么东西？就象那鹁鸽子一般，只飞向旺的去处；又好象粪坑里的蛆虫，越臭越闹处，他越钻得高兴。况目今掇臀呵卵的颇多，到数不着那拂须丁谓；满天下尽是乞怜摇尾之人，如何算得那嗥嗥师。若此等辈，就使孔圣人、孟夫子、朱文公、程伊川诸圣贤都生在一时，日把纲常伦理之言，耳提面命，又安能使这厮涎脸顽皮，收转奔趋钻刺之习。总是胎骨生成，无法可治。

你若不信，请看今日世上的朋友，人人管鲍，个个雷陈。社小弟沿街塞满，老盟翁遍地称呼，只除是漏泽院中与那卑田队里疲癯残疾的，或不屑把臂相知，邀凑兰谱。若夫隶优娼座之侑辈，皆芝兰共籍之嘉宾也。

所以然的原故，看官们知道么？或有父兄现在要津，或子弟叨登科第，尽力奉承，百般趋事。第一望他提携挈带，第二希图关说影射，第三托势装腔，第四作家肥嘴。种种利益，就是献妻贡妾，尝粪吮痈这样极不肖、极齷齪的事体，推他的意思，都是心悦诚服的事。若要他攒一攒眉儿，道半个不字，这也不为希罕。

却还有一样人，本领实系粗浅，遇着同辈中间或小考侥幸，搭在前列，他就自愧不如，登时倾心下气，便认定他是名流。若使自己家业殷饶，毕竟也要设法挨身，联为同契。谁知这班名士，招摇联络，聚将拢来，不是局赌，就是帮嫖，各逞自家的高强手段。青天可折，泰岳能移，无非要骗些银子铜钱，那管得什么礼义廉耻。故此莫说对那朋友这般这般，就是那衙门里胥史，尽着与他联交；班房中皂快，何妨认为至戚；藉为渔父之引，用作狐假之威。阿兄小

弟,此中大有便宜;盟长契翁,就里不无作用。你看势利二字,自古为然,于今尤甚。总之,世道软熟,已是天造地设的了,你有什么本事翻得局来。

这也不必说了,更可怪的还有一起女流,一般也学订社,一般也讲声气,一般也趁花朝月夕吟诗弄柬,一般也同骚人墨客标榜应酬。尚书当初有一半老佳人,姓章名台,字双青,日怀社弟名刺,随游诗草,遍谒知名之士。及看他的诗稿,只不过是东掇西撷,凑集来的套头指粉。又有那不出头的山人措大,替他捉刀。犹之走名秀才,拼着两数银子,刻几篇倩人改削的窗稿,有年没月的考卷,将来圈圈点点。冒名某观风,某月课,某老师批评,某同盟僭笔。总是瞒天扯淡,好似南京城隍,拜上北京土地,绝没一些对会影响。咳,社风流染,竟到男女混杂的田地,岂不可恨。想当初刘孝标绝交论中,五交三衅,尚未及此一种妖耳。若是真正才子自不屑与此辈为伍。结识一二相知朋友,砥志励行,即偶尔闲戏,必要做出绝无仅有的事,为千古一段风流佳话。正是:

琴樽风月闲生计,金玉松筠旧岁寒。

话说南直隶苏州府有一个秀才,姓余,双名梦白,表字丽卿。他父亲曾为显官,母亲累受封诰,两个已是中年年纪,再不能够得生一子。那夫人终日妆金塑佛,修桥砌路,不知行了多少的好事,只求天赐一个男儿,幸喜天公感应,老儿争气,婆儿风骚,不知不觉那夫人腹中怀孕,将次分娩。

一夕,余公忽梦见天上一带白虹,绵亘数里,凭空冉冉飞将下来,覆在他的屋上,顷刻间化做满堂的金光,采色炫耀。余公拍案叫奇,却原来是南柯一梦。未几,耳根头只听得夫人嘴里,哼哼的叫着肚疼,越听越叫紧了,好象要分娩的声息。余公连忙披了衣裳,唤起丫鬟,上了灯火,即时传命家童,去唤请稳婆到家。不多时,生下个孩儿,眉清目秀,呱呱响亮。余公看了一会,回想昨夜白虹之梦,岂非佳兆,遂命名为梦白,乳名虹,即口占古虹诗一首道:

纤徐带星渚,窈窕度天浔。

逸势含良玉,神光渗瑞金。

随雇了一个乳娘,抚养爱惜,真同掌上之珠一般。果然才生五岁,聪颖异常,六七岁经书已晓,就喜吟诗作赋,十三岁进学,十六岁补廪,十七岁给赏一次。本房把他卷子几乎中了解元,因大主考比并一卷要中元的,遂将此卷挨在第二。房师赌气情愿不中,说道留到下科不怕不领解额,殊不知反误了他的前程大事。要晓得功名迟早,都是命里生成的。如今的人不肯安分守己,拼力凑缘,岂知这个苍苍的老天,专好把功名二字颠倒英雄,弄得人死不得活不得,那许人一概钻刺到手。就使钱神有灵,笔花无色,钻刺得到手了,后来也决不受用。那比

得贫士辛苦，之乎者也，没日没夜，公道挣将来的，得之虽艰，安享自久。要晓得丽卿并不该中在散榜，岂但不该中元。

所以丽卿高见，竟不把那功名两个字放在心上，只是娱情诗酒，散心山水间。不料他父母双亡过了，虽然剩得泼天的家产，却是未完婚配，只得孑然一身。他父亲的同年故旧，往往央媒来替他说亲。他说得好，要做我的浑家，殊非是今世上没有的才、没有的色方可牵丝结褵，不然，休想我去做他家的风流佳婿。故此大言落拓，蹉跎过了日子，今年已是一十九岁了。

一日，正在书房里啜茗焚香，枝头好鸟呢喃作伴，独有一个黄莺儿百般巧啭。那莺儿煞是作怪得紧，又偏朝着丽卿如泣如诉，娇啼不已，飞翔回盼，总是不离这一搭儿所在。这正是：

啁啾娇声花外啭，纷纷春色上枝来。

又道

是：

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只这一个黄鸟儿便打动了丽卿问花访友的高兴。那丽卿就于此时呆想了一会，口占一绝，道：

春鸟枝头叫不休，春花春尽倩谁留。
为寻芳信传春绪，惹得春情处处愁。

吟诗已完，提起笔来，信手写在花笺幅上，忽然叹口气道：“近世交道衰，青松落颜色。人生在世，纵使百年得醉，三万六千而已。当此春光明媚之时，若只一味捻着这几本残书、几枝秃笔，终日加虱处裨中，忙忙碌碌过了日子，却不被这些多情的花鸟笑杀了吗！你看枝上鸟声，无非求友，何以人而不如鸟乎？”随即唤书童司茗来问他：“近处有甚么好洒落的去处么？”那司茗终日伴着丽卿在书房里，只好打瞌睡，那讨得出外去玩耍，听得这一句说话，竟不知这个欢喜从那里掉下来的，连忙答应道：“相公若要寻要子的去处那里没有，只是好笑我们苏州人，个个只认得一座虎丘山。此时正是三春头里，热闹有趣的时节，美女娇娘，络绎不绝。相公何不带挈司茗也看看景致？”丽卿原有十二分高兴要去，又听得司茗这番怂恿，那两只脚就象有人推他的一般，不知不觉走了出去，巴不得一脚就跨到山塘，连忙叫司茗锁书房，同去一

游。只见打扮得济济楚楚。但见他：

衣剪春烟，神凝秋水。春情笼面，依然弱冠之年；诗思压肩，生染书生之态。卫玠清羸，不足数也；潘安妙丽，何足道哉！绝非纨绔行藏，果是风流人物。不教掷果满车，定惹阿娇看煞。

却说这苏州，古名阳羨。东际大海，西控震泽，山川沃衍，江南之都会也。佳胜第一是虎丘山，在府城西北，一名海涌峰，上有剑池、千人石、生公说法台、吴王阖闾墓。为何唤作虎丘？世传冢内金银之气化作白虎，踞其上，因以为名。至迤迤而南，西施洞、馆娃宫、浣花池、采香径及琴台诸胜，无不了然在目。而下瞰太湖，洞庭两山滴翠浮烟，何异那白银铺世界，景致奇绝。每逢月上风来，游人箫管，和歌石上，各奏所长，虽万籁无声之后，犹有清音缭绕，尤非他处名胜可以仿佛一二。

丽卿同着司茗儿一径来到寺里，遍处观看。果然曲槛洞房，回栏精舍，呼茶唤酒，百般俱有。一片千人石上，蹴球演法，诗画骨董，说书谈命，盆鱼卷石，花碌碌簇锦相似。就有宦宦人家，夫人、小姐前呼后拥，遮遮掩掩的。也有村庄市镇男男妇妇携儿抱女，挨挨擦擦的。那司茗钻过东，钻过西，手舞足蹈，看个不了。独有丽卿全不把这些挂在眼梢上，只自闲行缓步，走来走去。只见一个茶社，桌上安着一副上帐的笔墨。丽卿不觉打动诗兴，便提起笔，叫司茗磨浓了墨，就在那粉壁上题诗一首。你说丽卿终日在书房中，那晓得外边有这样妙处，今朝豪兴得极，拿起笔来不费思索，恰象原旧做成在肚皮里的，刹时间写出一首七言八句的律诗，说道：

春气催人到此游，吴山吴水不关愁。
暗香夹路通深竹，远色浮光映野鸥。
倚石赋成将落日，寻花兴满欲归舟。
共传此夜千人月，缭绕烟云为客留。

诗已写完，游兴将倦，正思归去。忽见那说法堂月台，有一班儿人在那里铺着一片毡条，参差团坐，猜枚耍笑，声振林木。丽卿走近前来一看，虽然都是不认得的朋友，却是与我年纪不相上下，不知此等是何许人物，想他不是南州冠冕，定是中林兰蕙。那几人，你道此辈委实生得何如？

美如冠玉，润似明珠。琼姿皎皎，堪云国士无双；玉影翩翩，宛是青莲再世。

果然生得一表非俗。丽卿心里想了一遍，脚底下又欲走，又不欲走，游游衍衍，只顾看着那些人。那些人看见他独自徘徊，却也凑趣，都立起身拱一拱手，对着丽卿道：“我辈偶尔闲游，深荷尊兄青盼，若不弃嫌狼藉，敢屈同坐一谈。”丽卿笑道：“小弟一时缓步，见诸兄情兴勃

勃，却又不是敝处声音，有这等豪兴的，决是我辈中人了。既蒙雅爱，便当促膝，只是无端闯席，殊觉不雅。”那二人道：“字内皆知己，天涯悉弟兄。生平快事，莫过于此，何必拘拘形迹为嫌。”于是五人欢然坐下。

丽卿先开口问道：“诸兄高姓尊表，贵籍何处？”一个道：“小弟叫做梁文昭，贱字远思，陕西长安人，同家君宦游到此。此兄姓张，讳眉，字又张，辽东广宁人，他尊公亦仕籍贵省。我两人虽则祖贯西北，却是生长南方。此兄就是王子弥。此位师父就是三苗，就是一处寺里的首座。不知吾兄尊姓贵表？”丽卿道：“小弟姓余，贱名梦白，表字丽卿，年逾弱冠，踪迹飘零，除此诗酒二字外，人却知有小弟，小弟亦不复知有世上矣。”远思道：“仁兄高怀磊落，非弟辈之可及。今年仁兄贵庚？公郎有儿了？”

丽卿不觉失笑了一声，回复道：“小儿尚艰于得母。”二人不觉惊讶起来道：“弟辈只因生平自负薄才，兼有情僻，誓不肯与凡流女子结缘，误我终身大事。若说富贵，到也不在话下。至如仁兄的意气，仁兄的才华，何故尚迟迨吉之期，未遂桃夭之愿？难道世上又有同心如吾侪者乎？”

丽卿亦大叫道：“天地间只道止有小弟一个，不意复有二兄。今日一会，可称生平之奇遇矣！我们要晓得，大丈夫生在世上，只恐不曾读得几句书。若是果然真正读得几句书，那功名二字是吾辈囊中物，就是得之，不足为荣，失之不足为辱。朝荣夕落，岂堪耐久。若说到妻子之间，不娶一个有才有色，有情有德的绝代佳人终身相对，便做到玉堂金马，终是虚度一生。最可笑如今的人有一种愚见，说讨老婆，毕竟要择门当户对人家闺女。殊不知呆定在人家闺女中，寻那般绝色有才的，却也一生一世不要想着讨好老婆了。前日曾有一个强作解事的人，对小弟说道：‘就是低丑妇人里面，颇有才情。’这一发胡说得紧。无盐嫫母，纵负奇才，对着这副尊颜，怎生看他得过。所以遴选女郎毕竟色为第一。譬如批评文字，开口松脆、秀色可餐，就引人圈圈点点，增起文章声价。犹之女貌鲜艳，动人我见怜之想。庶几对之者，揣摩她这样庞儿，定有情致，定有才思，一直摹拟到晚妆灯下，对月临风，并许多说不出的睡情娇态，只管研磨不了，方演出一段房帷精细的学问。列兄以为何如？”

又张笑道：“仁兄妙论天开，真沁人肺腑，实获我心。”丽卿又道：“今日我三人倾盖知己，心事略同，若得始终无二方好。不然，亦终为山水所笑，美人不许。二兄倘不我弃，即奉此一片石为盟主，以订终身。”三人不觉鼓掌，遂为八拜之交。先叙年谱，丽卿少又张一岁，又张少远思一岁。三人依次称呼。复令小使饮酒，呼卢浮白，畅饮一番。

只见王子弥替三苗和尚见远思三个说长说短，情投意合，却与他们说不投机，两人自斟自酌，已是陶然烂醉。远思说道：“今日之饮固乐，但是一味山水，亦觉寂寞得极。闻得此处有名姝数人，精通翰墨。弟虽企慕已久，急欲一见，只恐有才无貌，或是有貌无才；即使有才貌而于情甚寡，不足邀我辈之赏鉴，就是说有才貌的，或者是世俗之所谓才貌，就是情有所钟，亦未免为势利所引，不足以当我辈之识赏也，不若明日相约同往一评。万一是我辈姻

缘落在这里，亦不可知。总之，天下的事大都在无意中倒有些好处，不可当面错过。”看他那三个，说到风流有趣的所在：

丰神秀异，如羊车入市之玉人；志气豪雄，似破浪乘风之文叔。冰壶皎彻，珠玉琳琅，我见犹怜，何况女子。

三人因此约定，明日清晨又张邀远思，远思邀丽卿，各带精细小童，集于某处，以某为蜂媒，以某为蝶使，以某为窥帘之燕，以某为探水之鸥，大索花间艳史，广罗曲陌朱颜。只此豪举，掀髯谈笑，登坛指画。三人各道寓所，尽兴而散。即一席间生出许多枝叶，正是：

天上星桥信可通，今朝行会蕊珠宫。

深藏鹦鹉春枝香，透出潇湘点缀中。

拟定明日出阵，侦探花丛，或是天台路迷；或是桃源渔引；或是张骞海上之槎，得支机于牛渚；或是邯郸梦中之遇，销王枕于黄梁。不知此兴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误寻芳花煞勾娇

词曰：

凭花开处香分树，花自生香花弗知。
幽以佳人能点染，艳因才子共筹思。
文章寄傲传花信，翰墨留心泛酒卮。
一集名媛千古异，乔装次第压新枝。

自仆论之，虽则是风流韵事，也要不脱腔骨。即不能从名教中寻出乐地，也还是守着这几句孔孟的样范，终不致败坏行止，玷辱身名。如今世上子弟们甚是轻薄得紧，见了老成前辈，没有一个不装鬼脸，不赠讥评的，还要讪他是假道学、腐头巾。下惠等于盗跖，仲子疑是齐人。且说奸盗诈伪的事，偏是贤良方正的做将出来。更道这些人死去，若到大成文宣王殿上，朱紫阳院中做小鬼卒判，也没了站立处，还只恐怕倒把他的腐臭之气，连阎罗天子被他冲倒哩！如此排排扬扬，骂得那先辈开不得口，只得叹口气道：“吾道之不行也，命矣夫！退避三舍而已。”

故此恶少成群，雌黄满口。据他所好的，只晓得花柳场中，最忌的是一件煞风景，无论贤愚好丑都一齐赶兴帮闲，去做那篾片白赏。原来那种人的本钱不消大破费的，只要挣扎得几件道地衣服，绷在身上，或是道听些风月机关的闲谈，陪闯寡门，干帮插趣。他虽靠着大老官，却也颇装身份，究竟只好腾那几个歪辣妓女，哼奢这几个熟识的优童。动不动把相公两个字穿在嘴上，凌辱斯文公举。不消有起得草稿，已曾预先揣正在袖里，只要临期寻得头脑，填上姓名，呈送便了。要晓得他们何曾敢当真凌辱几个斯文，不过是斯文中下流，无非借此开科，诈些酒食银两。俗语说得好：“腰里撒撒，口里嗒嗒。”不然，如何能够得终日酮酥，如何能够娇其妻妾。似此等辈，比比而是。

我想，当初唐伯虎卖身为仆，去骗那华学士的丫鬟；徐文长假做偷儿，倒诈了夜巡官的银子。这样风流不羁，岂是容易学的。后来便有一人推而广之，要看相起自家内戚中一个女子，纠合了许多朋友扮做强盗，明火执仗打到那家，听凭众人去劫掠财帛，他则搽了茶面孔，一径抱定此女，云云不放。临行时又把她的臂咬上一口，竟不知是甚么掩障法儿，毕竟后头做将出来，登时正法。要晓得那谢幼舆的投梭折齿，几曾不累清名；司马长卿之琴挑月窃，究竟未为佳话。如今人开口便援引伯虎、文长一流人物，把相公白眼高抬一世，终日撮空打诨，

思量吃酒趁钱,到底还奉承自己一件不美的事,弄到丧身败节的田地。是知世态浇漓,居心多不干净,弄巧成拙,比匪生非,便迟之又久已不知不觉,逐我出圣贤门外,逼我在小人路上。总是病入膏肓,难以药救,呜呼晚矣,噬脐何及。为此只劝世上的人,切不可以聪明贻祸,切不可以机巧伤心,切不可用尽名士英气,切不可使尽朋友势力,切不可卖尽假装学问,切不可赚尽打诈银钱。笑人人笑,天报不爽,还只是守分的却得安稳。

闲话且按,话说余丽卿在虎丘寺里相订了梁远思、张又张,这番高兴。回到书房中,眼也不合,巴不得到天明。梳洗了,连早饭也不思量吃,就是勉强吞了几口,也觉得口里毫没一些滋味。丽卿原是色中饿鬼,只因眼眶比别人高了几分,看得世上这些女子却都是些魑魅魍魉,一般走到他面前,便把两只眼孔丢在别处去了。故此只好独自一个蜗处芸窗。有诗寄怀为证:

世间荣落重逡巡,我独丘园坐四春。
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更无人。
青袍似草年年绿,白发如丝日日新。
欲逐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

却说阊门外,柳潭深处有个女娘,年方一十七岁,名叫倚妆,原是扬州人。说她风致如何?就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八个字儿,还只形容得她三分五分,况且会得做几句诗词歌赋,又会得临几笔米蔡苏黄。可怜倚妆她原是好人家儿女,只因连遭兵火,地方残破了,父母各不相顾,逃窜东西,不知下落。却被贼兵拐来,卖把贩梢的客人,做了一个行首。看官们,你道世间何事用不着势利,不消使狠毒?只有做了娼家是无可奈何的了,未免有些势利,有些狠毒。若论到世间势利之极,狠毒之极,又莫过于娼家之老妈妈、老亲娘。亏得倚妆生得十二分标致,那妈妈心里全想靠她过活此生,故此百依百随,无所不至的奉承她。

谁晓得那倚妆原是旧家骨肉,那肯倚门卖笑,整日吟诗写字,烧香吃茶,自干自己的营生。妈妈也无可奈何。近来又添了几个相知的姐妹,一个叫做文娟,一个叫做弱芳,共集青楼二十多人结一花社。内中就是那文娟、弱芳,也不是行院人家生养,都是与倚妆一起来的。故此她三个越觉比别人过得亲热。每逢春色娇妍,百花争媚,柳眉初展,莺语撩人的时节,携手凭栏,寻诗分韵,赌赛所长,直是花队中一大风雅胜会也。若是说到“风清月朗”四个,那倚妆倍觉留心,或是独坐无聊,乘间俏步,便即焚香暗祝,说道:“老天,老天,若使我遇得一个多情的才子,把我这个身子托付了他,也不枉你生我这般一个花容月貌。若只是风尘碌碌,终陷章台,倒不如寻个自尽的门路,也省得在上受苦。欲界色牢,何殊阿鼻地狱!”说到这段光景,哽哽咽咽,更有何言,惟有暗拭啼红,轻衫湿透而已。故虽随行逐队,勉强支持,一段心事终是郁郁。正所谓:

沉忧万种与千种，行乐十分无一分。

倚妆因叹误堕风尘，红颜薄命，作诗一律，以志闷怀。诗上写着道：

家在春郊碧草园，懒将愁绪问停猿。
飞花带雨沾衣湿，舞絮随风绕径翻。
强对管弦收涕泪，即逢樽酒略欢言。
空闺遍地皆明月，犹幸伤心无夜猿。

只这一种牢骚心事，就是日常里最相知的姐妹们也都看她不出。只有文娟、弱芳两个同病相怜，互相慰藉。况且如今风气险恶，自有那一等使势的纨绔子弟，倚着簪纓世冑，腰缠大镗，终日闯闹寡门，使酒撒泼。动辄指挥狼仆生情打诈，声扬送官。故此倚妆一班儿被这厮吵得不耐烦，越觉看得青楼中没有个出头的日子，只得借此花下陶情，临风消遣。

一日，她们正在百花亭上，茶糜架过，靠着太湖石分题做诗。倚妆正尔沉吟，不觉拊掌笑起来。及坐姐妹们攢住问她，她又不做声。你道好为着什么袅娜作态，未肯轻言？只因偶然想得几句好诗，未免有落笔惊人的意思。这个就对众人说知，也是痴人说梦，故此只是不响。大抵如今个的人 would 得做几句文字，就把两只眼睛放在额角上了，岂真绝世奇文，只见世情薄态。况且女娘家哪里晓得做甚么好诗，不过是附名赴社，何曾有甚么搜索出来。看她们或是逐流莺，或是扑粉蝶，或是戏打秋千，或是摘花插鬓，这就是她们的本事了。何怪乎倚妆之笑而不言也。诗曰：

风透疏帘月满庭，倚栏无事倍伤情。
烟垂柳带纤腰软，露滴花房怨脸明。
愁逐野云消不尽，情随春浪去难平。
幽窗漫结相思梦，欲化西园虹未成。

却说丽卿同了远思、又张三个去寻花队佳人，偏是一时没处寻觅。自早到午，天台径杳，终无指引。又张说道：“天下世间哪里有甚么绝色的女子？明明都是我等胸中一段妄想，幻出天仙胜概，把这个想头只管想去，连自己也不知不觉，只说是真了。蜃楼海市，皆以气成。白马猿猴，总缘心造。就是那阳羨鹅笼中无数锦屏美女、酒肴、笙管，几曾有一件不是从空中幻出。我们如今不如以心问心，以意问意，或者也象那真真一般叫他下来也不可。若说毕竟要搜寻出这般人物，想是断不能够的。不如回去了吧！”

丽卿无数高兴,却被又张扫得冰冷,一路回来,毫没一些意绪。思量起来的时节,何等时节,何等心热,不觉随口吟出一首绝句,说道:

无端客思为谁凭,枕簟生寒梦不亲。
乘兴杳然还寂寞,不知何处问香尘?

一头念,一头走,将次走到一座花园门首。只见粉墙半筑,高柳披檐,一阵阵兰麝氤氲扑鼻吹来。丽卿笑道:“我们何缘,倒得到此众香国中壶天别院来,又欲寻段安香、贾陵华耶!”说言未了,却走到一条小桥西畔,柴扉关掩的去处。望见里面一个小阁儿上,有数位女郎在那里说说笑笑。也有缓步沉吟,低头构想的;也有捉笔捷书,指腕不停的。丽卿等见了又惊又喜,目动魂摇,真是天付机缘,非同小可。一时就想要闯将进去,不知何等样人家,免不得伸头缩脑,张而又望。又恐怕她们看见,惊起散去,个个都把身子在花丛之下,随着花儿遮着,偷窥了半晌。诸美态度,尽入目中。丽卿已是个个屈指评品,饱年看纯熟。惟有一个穿素罗衫儿的,更比众人生得一万分天姿国色,举动非常。丽卿不觉失声狂叫起来,说道:“我们今日已置身九天瑶岛。生非刘阮,何缘到此?”怎见得这女子好处?但见:

梨雨肩拖,柳风腰折。白罗衫影,无非织就春思;乌髻云堆,总是天然图画。拨开半幅桃笺,挥就一枝斑管。墨宾挟雨须臾至,腕鬼驱龙顷刻飞。真绝代之佳人,实风流之渠帅。

你说丽卿见的却是哪个?正是倚妆。终不信是人是仙,是真是梦,却把远思、又张乐做一团,不胜欣幸道:“今夕何夕?见此粲者!”丽卿肚里想着道:“但不知此女是谁家闺艳?可能使余丽卿撮合否?万一此女已曾许嫁人家,落于村夫之手,我丽卿就终身想杀也是徒然。要晓得,这个老天把我这个身子,原不曾定叫你呆呆地活在世上。我便为她想杀了,到九泉之下亦何等风骚!何等快活!!就是做鬼也不同些。”丽卿正在那里胡闹猜疑,远远见厅柱上头贴着一对春联,定睛一看,上面写着道:

西子去时遗笑靥,谢娥行处落金钿。

丽卿不觉大笑道:“你看柱上春联,断是青楼无疑矣。”扯了远思、又张,大胆踱将进去,早是惊动春闺仙侣。倚妆虽则低着头,先已瞅见丽卿,心中已是十分注念,但不出口。直等众姐妹笑脸嫣然,闻声启问,方才假意错愕,起身向前说道:“阿谁少年?从何处来?妾等素昧生平,何幸降临玉趾?”丽卿听见这个娇娇滴滴的声,魂灵早已被她勾去,舌翘心战,不知所措。停了一会,回她说道:“小生久慕琼宫,无由造晤,今日竭诚专访,幸得睹面,不负此生。

但我又见诸英毕集，案头笔墨淋漓，定有佳韵在此，未知肯不吝琼瑶，使得小生一披珠玉否？”倚妆回顾诸姐妹含笑说道：“妾等下里巴音，何敢班门弄斧，不堪呈教，见笑大方。”又张道：“丽兄既请教殷勤，不必过谦了。”

嗔笑向袖中取出一张笺张，双手递与丽卿。丽卿手虽接着花笺，却一眼钉在倚妆脸上。却不知又张在丽卿手中，轻轻的将这笺儿预先拿过运了。远思把手在丽卿肩头上一拍道：“丽兄，花笺掉下地了！”丽卿吃惊一看，自家大笑起来，连倚妆众人也都笑个不了。丽卿道：“此是何物？辄敢偷去。”又张道：“谁教你不小心？”远思道：“丽兄若肯深深作又兄一个揖，我却劝他还你。”丽卿假作正色道：“众姬在前，休得取笑，快把诗出来，一同看便了。”又张戏着这脸对丽卿道：“看便就看，却是便宜了你些。”取出诗来，三位攒做一堆，看那笺上半真半蜡，写着五言律诗一首。三个一字一读，读到中间一联：

远水浮仙俦，寒星伴使车。

二语，丽卿拍手狂叫道：“只此二句，真五律长城，即使青莲仰云攻之，毋能颓其一雉。彼薛涛而下，可置勿论也。”看到诗后又有“花社四集，倚妆漫草”八个字。丽卿失惊，指着对远思，又张道：“原来就是她！诗既清丽，楷书又妙，名下无虚土，信然，信然！”

倚妆道：“贱妾俚言适足以污尊目。”随将手指着文娟、弱芳道：“此二妹所作更胜妾百倍耳。”又张、远思道：“正要借观。倚卿所举一定不谬。”连索二姬诗稿。二姬向案头取付倚妆，笑对倚妆说：“姐姐佳诗固足供名流清赏，如妹妹辈不过效颦，何苦定要向人前献丑耶！”倚妆也不回她，竟递写远思、又张。二人各争取一首。远思所接是弱芳的诗；又张所接是文娟的诗。好象得了一件宝贝一般，各人珍藏赞叹。只有又张仍恐丽卿照依自己抢诗的法门，只顾偷眼看那丽卿，只见丽卿还是双手捧着倚妆的诗笺，口中咿咿唔唔。

倚妆对丽卿道：“半日接谈，尚不知三位郎君尊姓贵表？”丽卿道：“那一位是张又张相公，那一位是远思梁公，小生就是余丽卿。”倚妆惊讶道：“原来就是余相公！妾与郎君神交已久，若非素有姻缘，何由得此邂逅！”丽卿因携倚妆手，向阑干幽静处，低语道：“与卿乍面，似有夙缘，便我不胜心醉。但卿如此才华，如此仪容，寥落风尘，我于倚妆，宁不心碎！”倚妆见丽卿说到这个所在，不觉潸然泪下，对丽卿道：“贱妾误落平康，实由命薄，但妾非不欲了此火坑，每见累累薄情，无一可托者，不斯幸会郎君，此身谅不作章台剩柳。倘君不以贱妾为可鄙，或尊夫人大度肯见容，妾愿备员小星，终身有托。自荐之耻，不识君能见怜否？”丽卿正要回答，忽见远思携了弱芳，又张携了文娟，一路大叫将来：“你二人在此说些甚么心事？”丽卿说：“我两人说的就是我两人的心事。”大家笑了一场。倚妆道：“妾家即在东邻数武，何不偕二位尊朋同到寒舍为竟日之谈，一洗心曲。不知尊意若何？”诸姬各自星散，三生蹊迹尾随到门。但只见：

珠帘半卷，飞来紫燕双双；绣幕低垂，惊起黄莺个个。窗明几净，墨舞花飞。绝不同绣户深闺，却宛似西园东阁。

进了门，妈妈出来各问姓氏，相接殷勤，开筵密款。三人在坐间还是赞叹不已。丽卿因对远思道：“弟恨飘流一生，尚似浮萍浪蕊，而倚妆天上奇葩，偶尔误落尘凡，不可多得。姻缘天合，谅必心许。但花间吟咏，还是私社，必经品题，方可流传人世。当即令稗官氏编入艳异集中，作一段佳话。明日弟当捐千金之资，会集诸姬，比例分房棘试，使英雄入彀者，各给花红彩帐。效曲江闻喜宴，题名雁塔，以纪一时盛事，庶不负众姬平日一片苦心也。”两个鼓舞从事。倚妆见丽卿这段光景，已知他不是薄情种子。风流都雅，更是死心塌地。而弱芳、文娟却又与那远思、又张交头密语，促膝深谈，各自心照不宣。文娟道：“评花应试，允为快举。我们虽则不才，亦望带挈，照象求选科举的士子，望乞太宗师老大人，千载奇逢，一视同仁。倘蒙收录观场，曷胜焚顶。”大家哄堂大笑，酒阑言别。

丽卿已去料理一应科场事宜，好不匆忙。但不知风流举动究竟何如，且再看下回分解。

花开花谢谁为主，若个怜花花不怵。

漫道嫦娥终不嫁，书生早已傍蟾宫。

女郎棘试，从来罕事。杨用修春容簪花，木兰女戎装远戍，其中以男作女，以女作男，固称绝世奇谈，然未有如丽卿花案举动之惊天骇众者也。千古韵事，倚此韵笔，乃传不朽。